

焦點人物 FOCUS

因為理想，堅持叛逆

寫下東部木工教育傳奇的黃清泰

Have Faith and Dare to Be Different : Huang Ching-tai, a Legend in Carpentry Education in East Taiwan

文／邱立雅 Chiu Li-ya・圖／黃清泰 Huang Ching-tai

公東高工前校長黃清泰在今年8月12日起至30日，攜手學生在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展出「沐春風自公東—黃清泰師徒聯展」，這也是黃清泰投入木工教育超過40年的完美總呈現。兩年前曾經辦過生前告別式的黃清泰，笑說這次展覽結束，自己就要休息了，過自己的生活。

以藝換藝，達人之路

「他們是我的學生，也是我的老師。」81歲的黃清泰退休後仍積極投入木工創作，與諸多在地藝術創作者「以藝換藝」，交流創作技能與養分。黃清泰說，他們集合了各式各樣的創作人才，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學習，以各自的技藝與他人分享，比臺東的「達仁鄉」更「達人鄉」。



黃清泰於工坊內進行以藝換藝的交流共創，右為俠女工作室玻璃工藝創作者沈素琴。



退而不休仍樂在木工創作與推廣的黃清泰

近期在俠女工作室研究開發木工器具的黃清泰說，俠女工作室主持人沈素琴的鑲嵌玻璃相當精緻，也是他想學習的技法，兩人更是合作組合出多件複合媒材的工藝製品，完美詮釋以藝換藝的精神。



黃清泰開發的製材機



黃清泰自行開發製作木工操作設備，讓木工製作器具簡便易收納，提供木工愛好者更易上手的使用機具，圖為木工綜合機。



黃清泰開發製作的3D木工銑床機

提及這次的師徒聯展，黃清泰除了展出自己深耕的向陽工坊學員作品，更有不少低調執著於藝術創作的藝術家，例如擔任高中教師的沈岳霖、工藝名家翁煙源等人。黃清泰指出，沈岳霖是20幾年前他率隊前往日本比賽拿獎的選手，沈的多面體創作在臺灣相當稀少，因為難度極高，無論是五角形、三角形變成球體，還是其他素材的多面體，受限木工藝術發展，在臺灣幾乎沒有人做這類的研究跟創作。

另一名由黃清泰特別邀請的名家翁煙源，則是以維持木材原本的樣貌，加上創意跟巧思，用彩繪的方式讓木材變

成靈動的藝術品，甚至還有德國遊客透過關係想高價收購。「這樣的人才，在臺灣是非常特別的。」黃清泰認為，木材工業整體要提升，就需靠這類人才帶領前進。

在這次師徒聯展中，黃清泰最想推廣的還是木工製作安全意識。黃清泰設計了多款DIY木工機、3D木工銑床、木工綜合機、製材機及安全措施，藉由機具操作說明示範，讓木工玩家及自造者（Maker），能安全在工作中築夢，從DIY進化到DIT，Do It Together的合作同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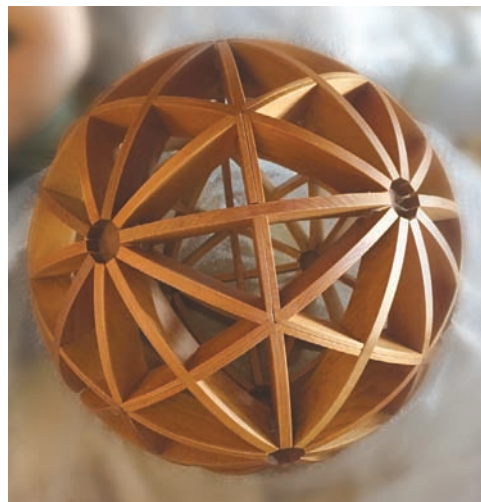
這次師徒聯展同樣也要展出多良部落原住民作品，來自黃清泰深耕的向陽木工坊學員。黃清泰說，排灣族是擅長雕刻的原住民族，很有藝術天才，但他們多分布在大武線，是個十分貧瘠的地方；他觀察到，許多部落的居民習慣抽菸吃檳榔，一天最少花五百塊在上頭，部落居民跟他抱怨經濟壓力很重，不得不有這些開銷，如果他們有工作的話，這些習慣就會減少。

黃清泰下定決定要改變部落，於是勤跑多良部落，說服青壯年族群留下來，但因為漢人的身分，一開始推廣相當不順利，除了不被信任外，還要改變原有的創作方式，讓他們接受工藝化製品的規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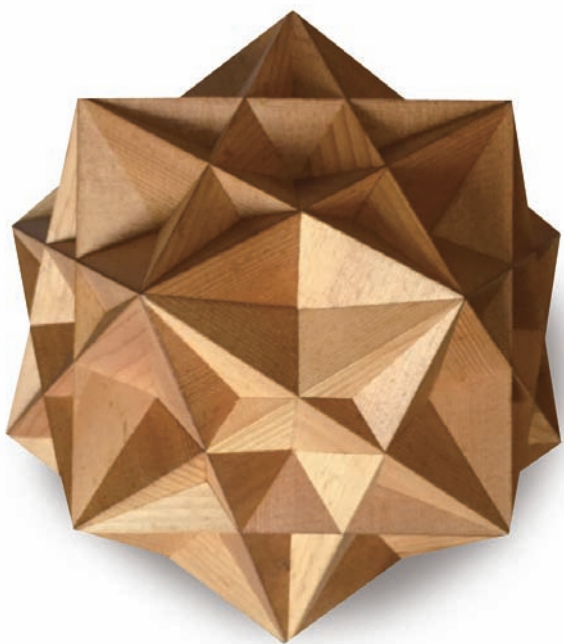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沒有圖沒有造形，外型彎彎曲曲，是隨心所欲的個性化藝術品，但黃清泰要教他們的是工業化製品，長度一公尺就是一公尺，必須分毫不差；腿長怎樣就該怎

樣，比例要協調。剛開始許多人沒辦法接受，且上課前還得酒測，有喝就別來，黃清泰解釋，因為木工機具的高轉速性質隱含危險，稍有不慎可能會受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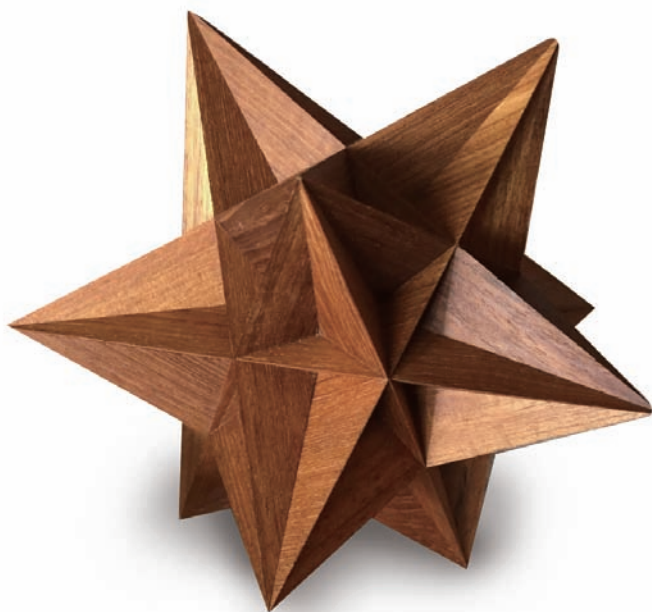
黃清泰的努力慢慢改變多良部落的生活，而部落也打出名號。在多良部落出名之後，黃清泰還有個夢想，



沈岳霖 柏拉圖多面體（6）



沈岳霖 柏拉圖多面體（4）



沈岳霖 柏拉圖多面體（5）



翁煙源 「這裡有魚」系列作品



翁煙源 「這裡有魚」系列作品

希望將木工坊發展成社會企業，回歸50年代的「客廳即工場」，組織合作社，發展小型工藝品商業。

「我一定會陪伴他們，不會放棄。」黃清泰強調這是社會責任，他

告訴多良的學員，八八風災時，全臺各地提供協助重建，有能力了，也要回饋社會。後來日本發生海嘯，黃清泰帶著學員去日本修房子。黃清泰自豪地說，因為自己會說日語，對方十分歡迎，自己還是國際志工年紀最長的。

力舉師徒制度，譜下輝煌一頁

過去提倡瑞士師徒制的黃清泰，在向陽木工坊也是以師傅的角色帶領學生，他強調自己的理念：一個學校要是跟社區沒關聯，那個教育是不完整，是自私自利的教育。黃清泰批評臺灣的部分企業只有「用」，沒有「責任」，像是輪調式的建教合作，根本只是把學生當便宜的勞工而已。

黃清泰成為木工老師的過程則十分傳奇，在戒嚴時代他曾被列入無法出境的黑名單上，他想盡辦法還是成功出國學習。當年他已經是36歲的高中老師，放下在臺灣的一切，隱瞞身分到瑞士去當學徒，跟著一群十幾歲的年輕人，一起抬木頭、剷雪，做許多笨重的工作，白天在師傅學校工作，晚上學習理論。

「實作讓我打下基礎。」強調實作重要性的黃清泰回憶，在瑞士雖然理論與實作並進，但他認為在工廠學得更多，當地的師傅水準很高，師傅會畫圖、要設計，一點點地修改，注重結構，跟著師傅什麼都做，「做中學」這個概念，他也帶回公東高工實踐。

學成回臺後，黃清泰擔任公東高工校長，把從瑞士學習的師徒制帶回臺灣，並將之本土化，他觀察到歐洲



向陽薪傳工坊生產的多功能「成長椅」



向陽薪傳工坊 成長椅

的教育環境並不盲目地鼓勵大家讀大學，而是三分之一人讀大學，三分之二的人往職業方向前進，並在初中的時候就跟隨師傅學習當個學徒，通常一個師傅僅帶領5個學生。

黃清泰批評現行的臺灣技職教育像是開學店，學生數多得誇張，他說以前推動學徒制的時候，汽工科、木工科一個班級才5個學生，因為公東高工創辦人錫質平神父曾提醒他：「教育不是打如意算盤，不是要賺錢，也不是要收很多學生。」所以當時神父拚命的募款，只為支持精緻化的師徒制理念。

黃清泰提及曾有官員來訪公東高工，他整場「坐冷板凳」，想聽專家們說些什麼。他發覺這些訪視人員看事情抓不到重點，只關心怎麼排課、怎麼教學才有創意，但黃清泰認為，沒有實務經驗、沒有實作，何來創意？

他指出，現行的教育「很顛倒」，廣設大學但找不到基層的工人，教育應該從基礎開始，一步一步扎根，沒辦法一蹴可幾就栽培出發明家、創意家，「更何況創意沒辦法量化。」

崇尚師徒制教育的黃清泰，雖然培育出不少國際比賽的金牌選手，但這些學生大多投身主流教育界，讓他有些遺憾。黃清泰表示，優秀的學生若能投身木材工業，能提升臺灣相關產業的競爭力，但非常可惜大多數人還是進入了安穩的職業。

不過黃清泰也表示，工藝是很個人的，幾個月甚至一年才有一件作品，沒辦法量產，自己也沒辦法教學生怎麼去做藝術品，但他明白，藝術品除了需要技術之外，也需要很多教育的涵養。例如北歐的家具非常漂亮，但設計師可能一輩子才設計出一個完美的作品；又例如日本的職人，



黃清泰 禪凳

藝術文化教養深，除了可做工藝品，甚至還能畫畫、寫毛筆字。所以黃清泰非常鼓勵學生多方涉獵，多聽古典樂、欣賞展覽等，而這些都需要學生自我精進，創作出來的作品有靈魂，才稱得上是藝術品。

黃清泰感嘆，新加坡二十年前教改，現在競爭力前幾名，臺灣三十年前的教改，導致今天的職業教育支離破碎，所以當年他在公東高工堅持不要政府的補助，才能推動自己的理想，他說「有叛逆的黃校長，才有叛逆的公東高工。」正因如此，離開主流教育體制的黃清泰想要推廣「專所」，而不要學校。所謂專所，即是專門研究技術的場所，一群對某件事有興趣的人共同學習。黃清泰開玩笑說，臺灣已經有很多專所，只不過叫做「補習班」而已；但在瑞士，專所甚至可以開設在大賣場，當年黃清泰就曾在大賣場的專所學習德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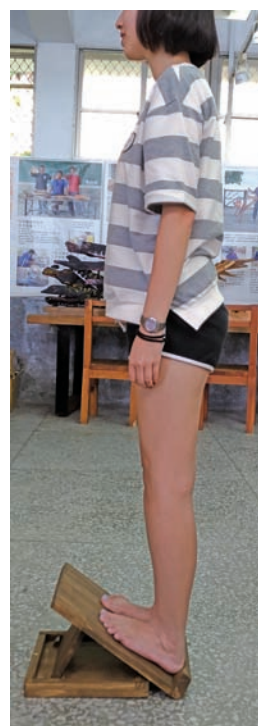
自造時代，快樂木工

在「沐春風自公東—黃清泰師徒聯展」中，他想傳達幾個概念，許多人認為用3D列印、雷射雕刻才跟得上時代、才夠高科技，但在黃清泰眼裡，這只要買幾個零件組合就能達到一樣的效果，真正無法取代的還是得從創造力、基本概念開始，少了基本概念，再厲害的高科技也不過是樂高玩具而已。

另外，現在許多人喜歡木工DIY，在這次展出中的幾部自製機具，使用三合板製作，加上收納功能，很適合只有小空間實作的玩家使用，不過黃清泰強調，木工所使用的機具稍有不慎，很容易傷到手指頭，所以這次展出的自製機具也要傳達正確安全的使用方法，才能快樂玩木工。

人生大多時間為木工教育打拚的黃清泰，師徒聯展之後會不會感到空虛呢？黃清泰笑得很豁達：「我已經出殯了啦！」他認為生命是很脆弱的，所以他早已辦妥生前告別式，要在往後的日子找回自己的時間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黃清泰說自己喜歡吹薩克斯風，還正在學習吹奏愛爾蘭的笛子，也會拉手風琴，想要到老人安養院去表演給大家看。

人生道路上各種抉擇都無比堅持又叛逆的黃清泰，退而不休，連孫子都勸他可以休息了，但黃清泰就是「講不聽」，他還要跟一群同樣興趣的人推廣「以藝換藝、以務換務」理念，一起活到老、玩到老。🌱



向陽薪傳工坊 拉筋板